

異中求同或包容 共存的全球化？

美國在911事件的浩劫中，不僅使得象徵世貿自由化的雙峰建築瞬間化為廢墟，並且亦嚴重打擊了美國超強的心理。外界對於美國的化悲憤為力量，自然升起的強韌驍悍反應，固然產生悲憫之情，但是對於美國的過度反應則頗有微詞。最近發表的美國國防白皮書中，重申了美國維持「軍事超強」(military supremacy)的誓言，並確認了防範「邪惡軸心」的軍事行動。全球化的聲浪中，反恐亦如同貿易與投資的議題，成為美國主導推銷的熱門話題。

馬來西亞的馬哈迪總理在年初的亞太國會議壇中指出，恐懼心態的彌漫已延宕了全球投資的步調，並呼籲靜思權衡的必要性——找出恐怖主義的根本動機，而非以牙還牙，進而繁殖更多投身報復的恐怖份子。馬氏認為固然恐怖份子行動的背後動機很多，但主因是領土而非宗教。巴勒斯坦人多年的流亡，在國際強權政治的操作下，對建國希望渺茫，並博得許多跨國回教兄弟們的同情與支持。

國際舞台中，經貿的和諧化似較之政治文化的認同來得容易。固然在利己私心的作祟下，嚮往他國與本國在經貿體制、政治制度，甚至意識型態全然吻合的狀態，或許會較有「安全

感」。然而人類文明進展的方式難道不是包容共存，以理性和平的手段取代要脅恫嚇的武力來解決爭端衝突嗎？但是以民主人權自豪的西方文明，豈能以剷除異己的戰爭來說服異教徒對於包容共存的「民主」心存嚮往，並進一步起而效仿？美國在911傷痕尚未痊愈的非常時期，尤忌沈溺於傷痛的悲憤中每況愈下，應該及早回復，痛定思痛，以永續文化取代軍事的強權恫嚇，方能真正揚威海外。

我國誠如許多國家，難免也有我們對於國際體制與現實政治的無奈與不滿，例如我國以舉足輕重的經貿大國身份卻未能參與聯合國。然而我國並不訴諸驚天駭俗的恐怖手段，而是遵循人類以文明方式解決衝突的崇高原則。在世界響應反恐的運動中，我國雖非聯合國的成員，但也宣誓支持聯合國的反恐決議，並且附和美國在APEC主導的反恐倡議，一方面加強安全措施、情報資訊的交換，凍結恐怖份子的資金往來，另一方面亦以人道的方式，捐助支援阿富汗的難民，可謂是以實際行動來推動「柔性外交」，善盡國際社會一員的角色。

美國對於去除伊拉克的領袖以及攻打伊拉克蠢蠢欲動，在核武安檢人員報告提出之後，美國是否會堅持單邊行動而罔顧其決議呢？或者

美國亦會在最終報告提出之前有所佈局，而使得攻打伊拉克一事成為不能詬病的事實？美國有無其他途徑來確保石油供給的安全，而不需要對伊動武？美國又將如何面對那些自願申請加入伊拉克成為「人體防衛牆」的西方反戰份子呢？

無論攻伊的曲調將如何劃下休止符，我國應以國際輿論與決議為依歸，而不必將立場孤注一擲，而無任何擔保回饋。我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應考慮到各國獨特的歷史背景、多元文化、經濟客觀環境、開發層次等，可能時儘量以台灣政治經貿改革經驗與各開發中國家分享，以潛移默化的信心建構，推動同舟共濟的相互依存現狀。經貿的自由化與政治的改革是否能同時進行或有循序漸進的必要條件，各國決策者見仁見智，但可能需要因不同情況而有不同決策。

我國乃是在經濟成長至相當階段，中產階級突起後，才開始了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可謂以經濟奠定了政治改革的必要（雖非充份）條件。反觀印度與菲律賓，政治改革在先，而經濟起飛則拖泥帶水，欲振乏力。相對的，以印尼與前蘇聯為例，經濟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改革在初期便進行，實難逃脫胎死腹中之窘境。我

國在推動人權外交或非政府機構組織時，固應本著維護崇高理想、達成最終目標的原則進行，亦應體認達成目標的手段與途徑並非一蹴可幾，或一成不變。只有在相互理解與學習的過程中，方能建構信心機制，維持永續的和平。在國際間我國亦可以適時扮演一個積極、具建設性的角色，以一個誠信的小國中介，貢獻於一個走向以和平解決爭端的地球村。■